

赵启强 鲍振川 著

寻找彭加木

● 敦煌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巴黎 一个东方女性的悲剧	(1)
巴黎 战	(36)
巴黎 命运在敲门	(75)
巴黎 纸船飘飘	(119)
巴黎 美女泉华	(145)
寻找彭加木	(216)

一个东方女性的悲剧

1. 某杂志社编辑部大楼

三十来岁的李记者李娴沿楼梯、走廊匆匆走来。
到主编室门口，她略一定神，推门进去。

2. 总编室。

总编给李记者下达任务。

总编：“刚刚得到的消息——一条爆炸性的社会新闻。”

李记者为之一动。兴奋地等待总编下达任务。

总编：“可是，这个事件的披露将使我们编辑部处于十分尴尬的被动局面。”

李记者疑惑地望着总编。

总编：“你还记得五年前。我们发的那篇报告文学《爱的暖流》吗？”

李记者：“记得。一位北京姑娘爱上了我省的一个小伙子，新婚前夕，姑娘发现小伙原是一个骗子，在一阵痛苦、彷徨之后，姑娘毅然与这个骗子结合了。姑娘要用爱情挽救失足青年……”

总编：“这也曾经是一个轰动全国的爆炸性新闻，姑娘的事迹上了广播，拍成了电视剧。”

李记者：“更加轰动的是，我们的宣传报道使姑娘当上了政协委员，省人大代表……”

总编：“不，使姑娘当上人大代表的，是她的美好心灵和牺牲精神。”

李记者：“对，她吃了许多苦——她是以牺牲青春和爱情为代价，才把丈夫挽救过来……”

总编：“可今天得到的消息证明：我们的结论下得太早、太轻率。”

李记者：“?! ……”

总编：“这位人大代表的丈夫被拘留了——原因是他又在行骗。”

房里的气氛沉重起来。李娴沉默着。总编心事重重地来回踱步。李娴：“那么……这个新闻是否让给兄弟报刊更合适一些？”

总编：“不！”

李娴：“我们自己采访？”

总编：“自己采访。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你。让我们自己否定自己，我希望这个教训能使我们的社会责任心更加成熟一些……”

总编走到书橱前，取出一些材料。

总编：“这是几年前的宣传材料；这是近来收到的一些群众来信。下去之前认真研究一下，下去之后深入一些，细致一些，希望你能写出几篇有份量、有深度的文章来……”

李娴整理着材料，沉思。稍倾，她抬起头来。

李娴：“可以定得实一些吗？”

总编：“可以。但当事人的姓名最好隐去。”

李娴：“好吧，我把这次采访的题目定为：‘一个东方女性的悲剧’（定格）”

片名：一个东方女性的悲剧

3. 旅途中。

李娴在长途汽车上。

李娴在火车上。

以上画面中叠印出职员表。

4. 豪华的长途旅游车。

行驶的汽车中。李娴取出材料袋，翻看着一封封群众来信，她抽出一封信来。

李娴读信。

写信人的画外音：“……理解、信任、爱情是婚姻的基础，杨晓艳同骗子纪玉成的结合，是出于爱情呢？还是出于挽救失足者，而作出的牺牲？”

李娴皱眉沉思。她取出一本杂志，急切地翻阅，像是在寻找答案。

杂志特写：《爱的暖流》

李娴沉浸在文章的描绘中。

5. A 县某派出所(回忆)

杨晓艳与纪玉成结婚之前，派出所对杨颇为关心，向她介绍了纪玉成的情况。

派出所所长：“你爱他吗？”

杨晓艳：“从北京到这儿，我已经跟他走了几千里路。”

所长：“在知道了他行骗一百八十多次，劳教过三年之后，你还爱他吗？”

杨向蜷缩在墙角的纪玉成注视。她努力镇定自己。

杨晓艳：“会判刑吗？”

所长：“目前还不够。”

杨晓艳：“……那我认了，……让我们结婚，结婚。”

满座的人都惊呆了。

纪玉成从墙角站起，拍着胸脯，痛悔地起誓。

纪玉成：“我一定改！改邪归正……是好是坏，大家看事实吧！”

纪玉成走到杨晓艳跟前，紧紧抓住杨晓艳的手。

纪玉成：“你的恩情我一辈子也忘不了，我要重新做人，报答你！”

杨晓艳突然失去控制，失声痛哭……

（整场戏，杨始终背对观众，我们只是从她的声音和背影感受她情绪的变化。）

6. 长途汽车内。

李娴从杂志中抬起头来，思索。又取过一封读者来信。

李娴读信。

写信人画外音：“……当杨晓艳正在作精神文明先进事迹的报告时，她丈夫纪玉成却在作案诈骗——我本人就是受骗人……如果杨晓艳不知道丈夫恶习未改，她就是一个可怜的受骗人；如果她知道内情，还要为丈夫贴金，就更可怜了。救救杨晓艳……”窗外透视出海滨景致，李娴却无心欣赏，她苦苦地思索着，思索着……

7. A 县（这是一座保留有许多旧式建筑的海滨小城镇。）

李娴在海滨大道匆匆行走。

李娴向行人问路。

8. A 县某托儿所。

李记者敲击关闭的铁门。一老太太开门。

李娴：“我找杨晓艳教师。”

老太太：“你是记者吧？”

李娴默认。

老太太：“我一眼就能认出，你是到我们托儿所的第58个记者。不过，你得先找我们宋所长。”

李娴微笑，由老太太安排。

老太太引路穿过小操场。她看了看李记者的照相机。

老太太：“每次来记者都给杨晓艳照好多照片，有时也给俺们照。就是光照，没见把照片寄来。”

她们走进所长办公室。

9. 所长办公室。

李娴向所长出示记者证和介绍信。所长看记者证，又看看李娴。

所长：“你是第……”

李记者：“第58个。”

所长：“可你是纪玉成这小子抓进去后的第一个。我们还以为，这下子不会有记者来了。”

李记者：“为什么？”

宋所长：“记者总是报喜不报忧的。”

宋所长爽朗地笑起来，李娴却面有愠色。

李娴：“可是您好像并不忧愁。”

所长：“我愁什么？那小子该抓！我还为小杨高兴呢。这回可不会再让她作报告，受那份活罪了。”

李娴：“那么，你说的忧愁在哪儿？”

宋所长突然变得严肃起来。她注视着李娴，李等待着，掏出了笔记本……

10. 所长办公室(回忆)

宋所长仍坐在刚才的位子，她对面是杨晓艳(仍然背对观众)。

所长：“你愁什么？让你报告，你就报告，一直讲到纪玉成露了馅，就不会让你讲了！我看，总有一天会把他逮进去。活该！他自作自受！”

杨晓艳嘤嘤地哭泣。

宋所长：“那你就别讲！谁写的文章，谁作的宣传，就让谁向群众交待。下不了台活该！谁让他们瞎吹乱骗？”

所长在屋里怒气冲冲地踱步。

杨晓艳：“我怎么办？所长，到底怎么办？”

11. 所长办公室。

李记者合上笔记本。

李娴：“纪玉成终于露了馅，杨晓艳可以从困境中解脱了吧？”

宋所长注视着李娴，缓缓地摇头。随即引李娴走出办公室。

12. 托儿所小教室。

杨晓艳在弹钢琴、唱歌。

小朋友们很安静地坐着，望着她。

杨晓艳唱歌：“没有花香，没有树高。

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。

从不寂寞，从不烦恼……”

但从她的背影能看到她的烦恼和忧愁。

宋所长和李记者起来。她们站在门口。不愿打断杨的歌声。

望着杨晓艳的背影，听着她的歌声，李娴似乎明白了许多。

杨晓艳突然停住，垂下双手，失神地愣着。

李娴和宋所长走过去。脚步声惊动了杨晓艳，她猛地转过身来——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泪流满面的杨晓艳。

杨晓艳慌乱地擦去眼泪。

所长：“小杨，这位是李记者。”

杨晓艳与李娴握手。

李娴：“对不起，这种时候打搅你。”

杨晓艳淡然一笑。

所长：“我帮你看着，小杨，你们找个地方谈谈。”

杨晓艳陪李记者走出。

13. 托儿所教师办公室。

李娴：“这么说，你知道他仍在继续行骗？”

杨晓艳：“知道，受骗人经常找上门来。结婚五年，我替他还了五年帐——有老帐，也有新帐……”

李记者：“这一切怎么开始的呢？”

杨晓艳：“开头是县上一位通讯员发了一条消息，后来是一位记者写了一个长篇通讯，再后来是那篇报告文学《爱的暖流》……把我卷入到我连想也没有想过的这种生活……”

14. 杨晓艳家(回忆)。

家里陈设简陋，却整洁，还有新婚的痕迹。

杨晓艳正在做饭，纪玉成风风火火地冲进来，手里扬着一本杂志。

纪玉成：“快来，晓艳，快来看……这是写咱俩的，叫《爱的暖流》……”

杨晓艳擦擦手，接过杂志翻阅。

纪玉成：“咱俩的事都编成故事了！”

杨晓艳：“这写的是我们吗？”

纪玉成：“怎么不是？你看这儿——杨晓艳，纪玉成……哈哈！我出名了，也让你出了名！”

杨晓艳继续看着，边看，她边摇头。

杨晓艳：“我哪有那么好？还有你，说你改好了，开始了新的生

活。”

纪玉成：“怎么不是新生活？我有了老婆，有了家，有了工作。”

杨晓艳：“可你的老毛病没有改！”

纪玉成：“也不是一点没改。好了，吃饭。”

纪玉成揭开锅盖，一看是窝窝头，猛地盖上锅盖。

纪玉成：“又是窝窝头！这算啥新生活？”

杨晓艳：“还不是为了给你还帐。不把你那一千多元旧帐还了，你怎么重新做人？”

纪玉成：“不行，今晚得犒劳犒劳我。”

杨晓艳不解地望着丈夫。纪玉成指指他带回的那本杂志。

纪玉成：“是我给你带来了荣誉，使你成了名人。拿钱来，我去打酒买肉。”

纪玉成将手伸在妻子面前。杨不给钱。

纪玉成：“给不给？不给，我可去借了！”

杨晓艳难过地摇摇头。

15. 托儿所教师办公室。

杨晓艳继续对李记者讲述。

杨晓艳：“开头，我是有信心的，我要把报纸上刊登的事迹变为现实。我不怕吃苦，我白天上班，晚上糊火柴盒。我几个月不沾一点肉星星，连双袜子也舍不得买。但是，还没有来得及实现我的理想，生活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——我成了报刊、电台、电视台的新闻人物，并获得了我从未想象过的荣誉和地位。我突然面对这么一个现实：我必须承认纪玉成已经改好了，我必须照着别人写的稿子去作报告。许多人相信了，我自己也相信了。可是，他没改。婚后，他又诈骗了一千多元，我不得不为他还帐，不得不为他遮掩，我在这种左右为难的困境中越陷越深……”

李炯同情地望着杨晓艳，陷入沉思。

李娟：“这一切怎么结束呢？……小杨，假如你不是人大代表，你将如何从现在的困境中走出来？”

杨晓艳：“离婚。虽然夫妻几年，感情总是有的，而他也真正爱我，他离不开我。但我还是想过离婚的事。我精疲力竭，我认输了。我承担不了改造他的重担……但是，我不能离，因为我是省人大代表，我得考虑群众影响。可是，我这个人大代表……”

16. A 僻静小巷。（回忆）

杨晓艳画外音：“——概不会为国家大事出主意，也不懂得应该怎样处理好一个人大代表的家庭……”

画外音中，一辆小轿车从远处驶来，小轿车在一个小院外停车掉头，响起了喇叭声。

17. 杨晓艳家。（回忆）

杨晓艳夫妻正在糊火柴盒。听见汽车喇叭声，杨晓艳停下手中的活儿。

杨晓艳：“是不是接我的车来了？”

纪玉成推开手边的火柴盒，推门往外张望了一下，转身靠在门框上。

纪玉成：“不错，是人大代表的专车。你又可以到省城去住高级宾馆，吃高级宴席了。”

杨晓艳一边收拾东西，一边跟丈夫说话。

杨晓艳：“我不愿意去住高级宾馆。在那种场合，我不知道话该怎么说，手该怎么放。活受罪！还不如换一个人。”

纪玉成：“最好换我去。既然说我改好了，就应该让我去作报告，让我来当人大代表。”

杨晓艳：“你改好了吗？这么说，你不问心有愧？”

纪玉成：“要是我没改好，你更有愧！你的报告怎么作的？报上

的宣传怎么搞的？还有你的人大代表……”

杨晓艳：“你？！”

杨晓艳难过地扔下手中的衣服，这个话题太叫她痛苦了。

看见妻子难过起来，纪玉成赶忙过来安慰，帮她收拾东西。

纪玉成：“别难过，别难过，我说着玩的。当然是你去，妻荣夫贵嘛，你去跟我去一样。”

杨晓艳：“你呀，为什么不能争口气！”

纪玉成：“以后，一定为老婆争气！你也好好干，为我争点光。别怕，我来教你手怎么放……”

纪玉成走到椅子旁边，做出各种姿态。

纪玉成：“在一般人面前，你的手可以放在沙发靠上，这样显得潇洒自如，有派头，要是在省长面前，你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，这样显得谦虚、尊敬，你看，这样……要是在作报告时，你尽可以将手挥舞得有力一点，你看这样……”

纪玉成摹仿着作报告的姿态声音。

纪玉成：“同志们，在组织的关怀和帮助下，纪玉成的进步非常大，非常大！！”

杨晓艳被丈夫的表演逗笑了。

杨晓艳：“你呀，应该去当演员。”

纪玉成：“演了。在生活中，我什么人没演过？”

杨晓艳：“你？你就不能有点儿羞耻吗？”

纪玉成：“好吧，咱们谈点儿正经的。把我们爷俩留在家里，冷冷清清过穷日子。”

杨晓艳望着沉睡的儿子明明，犹豫了一下，最后下决心打开抽屉，取出十元钱递给纪玉成。

杨晓艳：“十天，给你增加十元。你和明明改善一下伙食。会一完，我就回来。”

纪玉成收钱装起来，又伸出手来。

纪玉成：“再给五元。”

杨晓艳咬咬牙，又给了他五元。

杨晓艳：“好吧，这个月少还点帐，可是你得争气。”

纪玉成：“遵令！”

杨晓艳收拾好东西，走到床边俯身吻了吻儿子的小脸蛋。一抬身，被纪玉成拦住了。

纪玉成：“我也要。”

杨晓艳：“别耽误了，车等着呢！”

纪玉成：“不亲亲我，不让走！”

杨晓艳勉强地将身子贴过去。纪玉成使劲地拥抱，亲吻妻子。

杨晓艳：“你要让我放心，让我放心……”

18. 长途公共汽车内(回忆)。

杨晓艳坐在车内，张望着窗外的景色。她回家的心情十分急切。

杨晓艳画外音：“会议还安排了参观游览，我请了假，提前回家，我不放心——即使在作报告时，说到如何帮助他，如何使他有进步的时候，也操着心——他会不会正在作案？”

19. A 县的大街小巷(回忆)。

杨晓艳匆匆地往家里走。

杨晓艳画外音：“每次外出，我都是这样急急忙忙地，忐忑不安地回来，推开家里的门……”

20. 杨晓艳家(回忆)。

杨晓艳推门进屋，家里无人，屋里凌乱狼藉。杨环视屋子，她的视线落在桌上的两盒外国空烟盒和墙角的几个空罐头盒上。她的眉头皱起来了。杨放下提兜，收拾屋子。

有人敲门。进来一位年轻人。

年轻人：“请问，纪玉成在家吗？”

杨晓艳：“不在。有事吗？”

年轻人：“他帮我买家具，说一套六百元……”

杨晓艳：“钱给他了？”

年轻人：“给了。说是第二天就把票开出来，可是都一个星期了，他连面都不照了……”

杨晓艳一怔，失去了控制。

杨晓艳：“纪玉成是什么人，你知道吗？你既然相信他，就去找他要钱，要家具！”

年轻人感到出了问题，慌乱地望望杨晓艳，招呼也不打，就往外走。

杨晓艳挺后悔自己的态度，追了两步。

杨晓艳：“同志，同志……”

年轻人没回头，走了。

杨晓艳无力地靠在墙上，失神地望着地上的烟盒、罐头盒。

纪玉成回来了。看见妻子，紧紧地搂抱。

纪玉成：“想死我了，想死我了！”

杨晓艳推开他，凝视着纪玉成的眼睛。

纪玉成：“怎么，到省上住了几天高级宾馆就不认识老头子啦？”

纪又拥抱，杨再次推开他，盯着他。

纪玉成：“向老婆汇报，我上班干活，下班带孩子……这两天累，明明请大嫂帮忙……”

杨晓艳仍然默默地盯住丈夫，愤怒变成了深深的绝望。

纪玉成不再说下去，他望望妻子，又看看地上的罐头盒，转了话题。

纪玉成：“还有，厂里发了八十元奖金。八十元。我发誓……”

… 杨晓艳：“你向我发过多少回誓？”

纪玉成：“是奖金，我赌咒！”

杨晓艳：“你用不着赌咒发誓，我听够了，再不愿听了，我要和你离婚，离婚！”

纪玉成：“离了婚，就当不成人代表了。”

杨晓艳：“我当一个堂堂正正的人！”

纪玉成：“你的离婚理由呢？……说我纪玉成还在骗人吗？那就等于承认你在骗人，报纸也在骗人……”

杨晓艳沉默了。她注视着纪玉成，像要透进他的灵魂深处。她看到了，变得异常冷静。

杨晓艳：“原来你利用的是这个！好吧，把一切都暴露出来，才能结束这种虚假的生活，我们才能分手！”

纪玉成：“你真的要离开我？”

杨晓艳：“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是夫妻。我是你骗来的，而我们这个家庭也是靠欺骗在维持着。我够了！够了！！”

纪玉成：“真的吗？晓艳，要是失去你，我就会加倍地去偷，去骗，去杀人……”

杨晓艳冷静地望着狂暴的丈夫，流露出一丝冷笑。

杨晓艳：“那没有关系。没有我，会有法律来管束你的这些行为。本来，我就不该承担该由法律来承担的责任，不该企图靠爱情的力量去改造一个骗子。骗子，你是不可救药的骗子！”

纪玉成猛地操起一把菜刀扑上去，抓住杨晓艳的衣领……

纪玉成：“我先杀了你，再杀自己！”

杨晓艳既不反抗，也不惊慌，冷冷地注视着丈夫。

杨晓艳：“杀吧，我们一起死！哼，如果你真有死的志气、就有不骗人的志气、不当骗子的志气！骗子！骗子！”

纪玉成扔下菜刀，凶狠地抽打妻子的耳光。发泄之后，他又抽自己的耳光，砸自己的脑袋并一股劲责骂自己。

纪玉成：“我是骗子，我不是人，不是人……可你别离开我……我受不了，受不了……”

21. 托儿所教师办公室。

李记者和杨晓艳都沉默着，仿佛在倾听纪玉成对自己的责骂和打击声。

杨晓艳望望李记者，苦笑了。

杨晓艳：“这就是他对我的爱，这就是我的家庭生活。”

李炯：“这种日子你过了五年？”

杨晓艳：“五年。”

李炯：“难道你没有作过摆脱这种生活的努力吗？”

杨晓艳：“作过，但我失败了。我曾经意识到把爱情交给一个骗子是一个错误；靠爱情的力量来改造一个不可救药的人又是一个错误。”

22. 杨晓艳家(回忆)

杨晓艳从地上爬起来，绕过正在打骂自己的纪玉成，默默地开门走出去。她的衣服和头发都是凌乱的。

杨晓艳画外音：“……尽管这是两个很大的错误，但并不是不可挽回的。我想过：让畸形的爱情死亡吧，让破残的家庭破裂吧——”

23. A 县县委办公大楼。(回忆)

杨晓艳吃力地爬着楼梯。杨晓艳在走廊里慢慢地走着。

杨晓艳画外音：“——爱情死亡了，但重新生活的希望还有；旧的家庭在崩溃，但每天又有那么多新的家庭建立。我要重新建设我的生活。”

杨晓艳在一办公室门前犹豫片刻后，终于推开了门。

24. 县委某办公室。(回忆)

某领导在作杨晓艳的思想工作。

某领导：“纪玉成毕竟是有进步的。夫妻之间有点儿争吵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要冷静。那么多人关心你们，在向你们学习，怎么能辜负大家的希望？你是省人大代表，是那么多报刊宣传的精神文明楷模，千万要注意影响啊……”

杨晓艳默默地听着，但从她失神的眼光可以看出，她的思路走得很远，很远……

25. A 县街道。(回忆)

天下着雨。杨晓艳在雨中漫无目的地行走，头发和衣服都淋湿了。

杨晓艳画外音：“我很快就明白了：我面临的不仅仅是我个人的问题——我的家庭是建立在许多人的美好愿望上，如果我毁掉这个家庭，就会毁掉许多人对美好事物的信任——”

街口的行人回过头注视雨中漫行的杨晓艳。

26. 同上。宣传栏前。(回忆)

杨晓艳在宣传栏前流连——那上面有宣传她先进事迹的图片和文字。

杨晓艳画外音：“——我没有退路，我必须把纪玉成改造过来，必须为领导和记者同志们争口气，我必须背着这些荣誉和责任走下去。我很累，很累……”

杨晓艳慢腾腾地离开宣传栏，又走进茫茫细雨中。

27. A 县海滨街道。

太阳落山。